

随笔
小札

王太生

冬曦如村酿

冬日早晨的太阳,是从河对岸的那片林子,慢慢移过来的。

暖暖的阳光适宜负喧,对于那些喜欢晒太阳的人,风平静,阳光如瀑,倾斜而下,这难得的好天气,就坐在小马扎上晒太阳。

古人负喧,津津乐道。宋代周邦彦《曝日》诗云,“冬曦如村酿,奇温止须臾。行行正须此,恋恋忽已无。”冬日温暖的阳光,如村中酒坊陈酿,愈品愈有滋味,愈晒愈有趣。通过这首诗,大致可以知道老周对晒太阳有着独到的体悟。

文人嗜酒,也负喧,沉浸于负喧的情境,一边晒,一边吟诗,没有比这更幸福温暖的事情。

负喧有好心情,随日光慢慢升腾而出,油然而生,然后踱到村中老酒坊沽一瓶好酒,就有了一天好心情。

对一个善饮者而言,酒的档次、清冽,并不是杯中首选,而村酿那一口醇香,却是亲切、地道,适合了几十年的老味道。

荒野小村里酿出的清液,用高粱、糯米、玉米酿造。那小酒坊里,有几只大缸,热汽腾腾,老远就能嗅到酒的香气。水汽蒸发,酒便流了出来,纯酿如细泉,汨汨

而出,呷一口,一股暖流,一直淌到胃。

有时候,一面布质小酒幌,在乡村上空摇晃,负喧的人,站起来拍拍衣上的灰尘,径直去了小酒馆。老酒坛子里,有适宜乡人酒精浓度的村酿,绿豆酒、荞麦酒,酒花飞溅,酒气清冽、芬芳,让人陶醉其间。乡下酒馆是农人的精神菜园,酒不尽兴,额不流汗,不醉不归。

郁达夫《江南的冬景》说,“清早,太阳一上屋檐,鸟雀便又在吱叫,泥地里便又放出水蒸气来,老翁小孩就又可以上门前的隙地里去坐着曝背谈天,营屋外的生涯了;这一种江南的冬景,岂不也可爱得很多?”这些文字所描摹的场景,有些江南风俗水墨画般的纹路,似乎还能听见老人小孩曝背闲谈的嘤嘤声。

忽然觉得,民生与苍生,就是从前百姓小人物晒太阳的样子,“茅檐负晨曦,暖入四体舒”,他们笼着袖子,坐在墙根避风处负喧,人就像一株有触觉,追逐阳光的植物。

负喧想起“从前慢”,边捧一碗米粥,边负喧,日头从东山墙,移到门前,人坐在光影里,节奏变得缓慢。

冬曦很珍贵。寒雀也翘着尾巴,在没

有树叶的枝干上晒一会儿,寒风中,嘴里啾啾几声,然后,“呼”——飞远了。

冬日晒被子,阳光晒在被子上,在夜晚缓缓释放。晒了一天的被子,晾在一根绳子上,被子花花绿绿,在风中摇晃,冬天的阳光,洒在被子上。俗世人间,除了烟火,还在冬日晒被子的盛大阵势上。

饮酒与负喧,冬日两件雅事。都是为了身子取暖,一个安排在晚上,一个放在早晨。

饮酒,可以呼朋引伴。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古人在傍晚,感到天气寒冷,四周清寂,忽然想起多日不见的朋友,约他们一起饮酒。

负喧,能约吗?几个人忙中偷闲,坐在一起晒太阳,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。

最好是去乡下,竹舍茅屋前,身后是一堵黄泥老墙,阳光洒在身上,老墙做背景。一边晒,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;或是在农舍平坦开阔的院坪,屋旁有一棵高大的泡桐树,几个人坐成方形,如丰子恺漫画,围着一张小木桌。

是清坐,也是雅聚,清心寡欲地坐着,无所想,无所求,任清风流绪,阳光抚爱,演绎一段凡人俗世生活。

旅人
笔记

王征宇

山不负人

浙东南近海,这儿的山体每年要经受台风惊心动魄的“雕琢”,它的高度和险峻是自然造化。谷藏幽境,因而格外受人追慕。当年谢灵运率一百多粉丝,来登山,由于队伍太过浩大,临海太守王琇获报,以为山贼造反,于是带领官兵前来查探,才发现原来是大诗人携众深度游。为了便于走山路,大诗人还发明了“谢公屐”,他在鞋底巧妙地安了两个木齿,上山去掉前齿,下山去掉后齿。这应该是历史上最早的登山鞋了。

迈步在天台山的石阶,黄蕊白瓣的山茶随风飘落,落叶簌簌凋零。山间散发的清冽又清润,格外涤荡肺腑。都说冬山如睡,其实当你真正进入山中,冬山,更像是一个秘密的酒窖,那些在山林中荡来飘去的雾霭,就如做酒时用饭甑子蒸糯米,肥白的蒸气从盖上升腾起来……那是米的升华。也想起陶潜笔下的“托体同山阿”,并非伤感的,大山会把收藏的生命自我轮换、酿制,窖藏成玉液琼浆,那是来年新生的初乳。

冬山冷清,我还是在山路上遇到几个女孩。上山的时候,她们在拍照,对着一枚叶,一根垂挂下的细藤,对着皴裂的松树皮。眼睛专注,镜头聚焦。我与她们擦肩而过。待我下得山,一位清秀的姑娘还坐在石阶上,手举着一张叶,略仰起头,眯起眼睛,嫩腮嫣红,嘴角微微露出笑容,对着太阳光仔仔细细叶子的纹路。我忍不住停步好奇问,你们是在山里收集植物标本?女孩闻声抬头对我答道,是在找设计灵感呢。装修设计?我又问。女孩灵动的眼睛闪过一丝羞赧道,我们几个同学组

建了个软装设计公司,来山里找灵感。

我微笑着赞她们的想法真好,质朴自然,就是最高级的元素。如今的年轻人热爱“森系”,就是很好的说明。女孩立刻应道,是呢是呢,我自己就非常喜欢森系的服饰,简洁耐看。说着女孩滑开手机让我看她们的作品图:粗粗的柚木储物格,订在一面花朵缠绕的墙上;陶瓶中插上鹿角一样的树枝,天花板上垂的灯像鸟窝,另一个居然是松果样,既灵又野,仿佛有自然的清风在屋中荡漾……看来她们在山林中获取灵感不是一二天了。我建议她们试试挂一些油画,比如明丽甜美的雷诺阿,莫奈《穿过森林的道路》等等,当然是临摹作品哦。女孩笑了起来。

凝重的山色,因阴天一下子活泛开,空气里波动出鲜活灵动的味道。

自然的旨趣永远对我们敞开着怀抱,所有人在这里,或多或少都能找到相同的慰藉——诗人浪迹天台,找到“邦君难地峻,旅客易山行”潇洒旷达的逸气。现代人来到这儿,游游山,看看云,闲云野鹤一番,人不知不觉就丢下了世俗的纠葛,人与自然的交接中,精神也健旺了起来。海拔高度肯定能提升人的精神高度。山在,就能许人走向开阔,体会到不一样的境界。尤其是在工业文明里生活的我们,对自然的渴望,这种返璞归真的念头,比古人更为强烈。山里有我们最渴望的东西在,千百年了,人走来,山不负人,所以对大自然都应该怀有一颗敬畏心。

辞别女孩,她说谢谢,很开心得到鼓励,真好。我向她拱手说再见。心想,不定哪年,我们会山水又相逢。

心情
笔记

王优

不忧不惧且向前

时光的流逝,寂静无声。不觉之间,光阴的年龄,又滚过了一圈。厚厚的册页上,生命的密码,错综复杂。人生的际遇,起起落落。悲欢离合一支歌,阴晴圆缺皆是景。挥手告别旧年,不忧不惧且向前。

岁月忽已晚。站在时光的渡口,惊觉此岸与彼岸不过盈盈一水间。曾经,总觉河道悠长,水流缓慢。小船飘呀飘,总是到不了对岸。而今,面对飞逝的光阴,甚至来不及低徊叹惋。

年,是一把利剑,把漫长的光阴截成了一小段一小段。岁月举起屠刀,挥臂一砍,寒光四溅,光阴的刻痕就此烙下。回望并不狰狞,却也触目惊心。终于明白铁面无私才是彻底的公平,不动声色的掠夺最是冷酷无情。

年,更像是悬挂于心头,随风飘舞的千千结,写满了我们的祝福与期盼。历经风霜雨雪,生命的大树早已虬枝盘旋。或许会遭遇山洪雷电,或许会花凋叶残。在命运的千疮百孔那里,你是否学会了处惊不变,随遇而安?

只是,年初许下的诺言,有多少变成了打水的竹篮?彼时的信心满满,是不是随流年一起飘远?面对逝去,有多少人总有不甘,总想伸手扼握,握住逝去的流年。可是黄叶离枝,浆果坠地,原是无法挽回的徒然。

多情的目光,让离去充满缠绵。敏感的心灵,令消逝变得慌乱。人间所有的文

字,图画,歌谣,不过在试图诉说、记录、留住时间。而季节流转,光阴变幻,时光的脚步,一如既往,从容优雅,不紧不慢。

不必为逝去低徊叹惋,不必为未知忧心难眠。种在心田的梦想,总有生根发芽的一天。等一朵花开,需要足够的耐心,微笑,还有时间。

这一年,或许有太多未能实现的心愿,但过程即是收获,每一种经历都不会毫无意义可言。凛冬的利剑终将掩埋于遥远的雪山,脉脉梅香里,自有久违的隐约的温暖……

不要把奢望当做梦想。不必要的期待才是一切痛苦的根源。生活的真意,寓于平凡普通的每一天。承认普通,甘于平凡,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和上苍的成全。做个普通人,关心粮食和蔬菜,关注清风和流岚。朴实而奢侈的梦想应该是我能,我愿,身乐,心安。

时光呼啸而去,并不轰轰烈烈,漫不经心地进行着惊心动魄的改变,一切过往终将消逝如轻烟!再一次回望,纵有诸多不舍,旧岁已然渐行渐远……

可是,深情终会长留心间,期盼与祝福也永远不会改变。总有一些瞬间,让冷硬变得柔软,爬山虎一般葳蕤了沧桑流年。而歌声里的微笑,日常的爱与美好,那些自带仪式感庄严切面,便滴落成回望的入口,于凛冽的寒气里绽放出春之绚烂……

美食
故事

陈松泉

荸荠的记忆

儿媳妇网购来一箱荸荠,让我洗洗做风干荸荠。带泥的荸荠犹如水井手摇抽水机在抽水前加的引水,瞬间复活了我与荸荠相关的许多经历与文化记忆。

老家曾经种过好多年荸荠。怎么种,我却一点印象也没有。可能是父亲认为种荸荠这些小活用不着传授,到时自然会的。但挖荸荠的印象却很深刻。记忆中,父亲背一把翻田的铁耙,我拎一只竹篮,来到荸荠田,父亲扯掉那些枯萎掉了的空管的圆叶子,用铁耙将泥翻起,我用手从泥里将荸荠挖出来,挖满一篮我们就回家。荸荠放进割羊草的篾里,拿到河埠头,浸到水里,手握篾的上沿,将篾按顺时针方向旋转,篾里的荸荠也随着篾作顺时针运动。荸荠与荸荠相互摩擦,荸荠上的泥就在运动中化作泥水甩出篾外。反复多次,荸荠就洗干净了。后来看汪曾祺先生的小说《受戒》,小英子借挖荸荠戏明海小和尚的情景实在令人发笑,生动而有趣道:“荸荠

藏在烂泥里。赤了脚,在凉浸滑溜溜的泥里踩着,——哎,一个硬疙瘩!伸手下去,一个红紫红紫的荸荠。”“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海的脚”。然后,“她挎了一篮子荸荠回去,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。明海看着她的脚印,傻了。……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,他觉得心里痒痒的。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。”

周作人先生说:“荸荠自然最好是生吃……有特殊的质朴与新鲜的味道。”(《关于荸荠》)但是我家除了刚挖回来的荸荠,拿一两个尝鲜或者正月里将荸荠削皮洒上白糖当菜吃外,基本上都是煮熟了当零食吃。奶奶说荸荠蒂和皮上有许多寄生虫,不干净。张爱玲在《半生缘》里说到煮荸荠:“一边听瓦钵里荸荠咕嘟咕嘟地响,一边剥热荸荠吃,幸福又温暖。”感觉富有诗情画意。熟荸荠嚼起来有一股粉粉的糯香,记忆里比生的更有甜味。奶奶总会在

我的书包里放一些熟荸荠,好让我与小伙伴们一起分享。

要做风干荸荠,那就得划船去,可以多挖一些回来。荸荠洗净后,先摊在竹篮上,然后将蚕匾架设在通风的地方,把荸荠倒在匾里,摊平,好似将它打入冷宫般让其自然风干。偶尔也会去看看,是否被老鼠偷吃了去。郑逸梅先生在他的《艺林散叶》中写道:“鲁迅喜啖风干荸荠。风干荸荠精致质密,甜脆细嫩,入口美味久留,令人难以忘怀。”风干荸荠好像许多人都爱吃,特别是城里人。记得每年我都会背着风干荸荠送到新市的亲戚家去,就像我每年年底前给他们送年糕一样,是特意的。我总觉得每一颗风干荸荠的皱纹里都珍藏着厚实的迷人故事。

湖州蔬菜批发市场有个卖荸荠的摊位,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整天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削荸荠,一小筐一小筐码好的嫩白如凝脂的荸荠被接踵而来的顾客拎走。看来,喜好荸荠脆爽口感的还是大有人在。

携手中小企业 铸就美好明天

德清县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

- ◎企业、自然人贷款周转。
- ◎资金委托出借。
- ◎金融信息咨询。



德清县武康街道居仁街185号(华盛达商务楼)108、116、128路车河桥头站下 0572-8061111 8066186

《德清新闻》广告 为客户创造价值

小额投入 高效回报

欢迎刊登生活广场栏目

◎办理范围:招商、招聘、转让、出租、出售、商务、家政、遗失及各类生活服务资讯

刊登热线:8077001

广告